

明史纪事本末·卷三十三·景帝登极守御*

谷应泰

1658

英宗正统十四年秋八月，上北狩，太后召百官入集阙下，谕曰：“皇帝率六军亲征，已命郕王临百官。然庶务久旷，今特敕郕王总其事，群臣其悉启王听令。”辛未，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，时年二岁，命郕王辅之。诏天下曰：“迩者寇贼肆虐，毒害生灵。皇帝惧忧宗社，不遑宁处，躬率六师问罪。师徒不戒，被留王庭。神器不可无主，兹于皇庶子三人，选贤与长，立见深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。仍命郕王为辅，代总国政，抚安万姓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癸酉，郕王临午门，言官大臣次第宣读弹劾王振启章，言：“振倾危宗社，请灭族以安人心。若不奉诏，群臣死不敢退。”因哭，声彻中外。王起入，内使将阖门，众随拥入。有令旨籍没振，遣指挥马顺往。众曰：“顺，振党也。宜遣都御史陈鎰。”时太监金英传旨，令百官退。众欲摔毆英，英脱身入。马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30409094236/https://www.zhonghuadiancang.com/lishizhuanji/mingshijishibenm>

顺从旁叱百官去，给事中王竑愤起摔顺首，曰：“马顺往时助振恶，今日至此，尚不知惧！”众争殴之，或就脱顺靴，捶击躐踏，立毙顺。众又索振党内使毛、王二人，英粹令出，亦击杀之，曳三尸陈东安门，军士犹争击不已。逾时，执振侄锦衣卫指挥王山，反接跪于廷，众唾骂之。于是众竞喧哗，班行杂乱，无复朝仪。百官既殴杀顺，益恟惧不自安。王亦屡起，欲退还宫。兵部侍郎于谦直前揽王衣，曰：“殿下止。振罪首，不籍无以泄众愤。且群臣心为社稷耳，无他。”王从之，降令旨奖谕百官归莅事，马顺罪应死，勿论。众拜谢出。是日，事起仓卒，赖谦镇定。谦排众翊王入，袍袖为裂。既出，吏部尚书王直者，笃老臣，执谦手而叹曰：“朝廷正藉公耳！今日虽百王直，何能为！”丙子，移王座入奉天门左受朝。陈鎰奉令旨，籍振并其党彭德清等家。振第宅数处，壮丽拟宸居，器服珍玩，尚方不及，玉盘径尺者十面，珊瑚高者七八尺，金银十馀库，马万馀匹，皆没官。鹾山于市，族属无少长皆斩。振暨山弟林等皆从驾，死于兵。太后命以于谦为兵部尚书。

二十三日，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，索金币，约

赂至即归上。都督郭登闭门不纳。上传旨曰：“朕与登有姻婭，何外朕若此！”登遣人传奏曰：“臣奉命守城，不敢擅启闭。”随侍校尉袁彬以头触门大呼，于是广宁伯刘安、给事中孙祥、知府霍宣同出见，献蟒龙袍。上以赐伯颜帖木儿及也先弟大通汉英王。上曰：“秋稼未收，军士久饥，可令刈以入城。”又曰：“也先声言归我，情伪难测，且严为备。”从骑叩城下索犒军资，并内官郭敬等金银共万馀两来迎驾。既献，复不应。

初，也先来索赂，郭登曰：“此给我耳！莫若以计伐其谋，劫营夺驾入城，此为上策。”乃谋以壮士七十馀人，饷之食，令奋前执其弓刀，因拥上还。召壮士与之盟，激以忠义，约事成高爵厚禄。士皆奋跃用命，已书券给之。会有沮者，既淹久，寇觉，惊扰而去。时登练兵振武，誓以死守大同。将士咸感奋，屡出奇挫敌，故以孤城得全。

也先拥上道宣府，总兵杨洪闭城门不出。事闻，逮洪系诏狱。上出塞，过猫儿庄、九十海子，历苏武庙、李陵碑。二十八日，至黑松林，也先营在焉。

上始入也先营，也先拜稽首，侍坐设宴，令妻妾出上寿，歌舞为乐。仍奉上居伯颜帖木儿营，去也先营十馀里，伯颜帖木儿与其妻见上，亦如也先礼。也先屡欲谋害，会夜大雷雨，震死也先所乘马，谋乃沮，且加礼焉。袁彬侍左右，颇知书，性警敏。又有哈铭者，先随使臣吴良羁留在北，至是亦与彬同侍。又有卫沙狐狸者，亦随上至漠北，供薪水，劳苦备至。

二十九日，太后遣太监金英传旨：“皇太子幼冲，郕王宜早正大位，以安国家。”时议者以时方多故，人心危疑，思得长君以弭祸乱。于是文武群臣交章劝进，王再辞让。众请遵太后命，允之，遂择日行礼。

九月戊寅朔，上在迤北，也先遣使来言，欲送上还京师。使还，以金百两、银二百两、彩币二百匹赐也先。

癸未，郕王即皇帝位，遥尊上为太上皇，诏赦天下，改明年为景泰元年。

也先复遣使致书，辞悖慢。兵部尚书于谦见帝泣言曰：“寇贼不道，势将长驱深入，不可不预为计。迺者各营精锐，尽遣随征，军资器械，十不存一。宜急遣官分设，招募官舍余丁义勇，起集附近民夫，更替沿河漕运官军。令其悉隶神机等营，操练听用。仍令工部齐集物料，内外局厂昼夜并工，成造攻战器具。京师九门，宜用都督孙镗、卫颖等给领兵士，出城守护，列营操练，以振军威。选给事中御史如王竑等，分出巡视，勿致疏虞。徙郭外居民于城内，随地安插，毋为寇掠。通州坝上仓粮，不可捐弃以资寇，令在官者，悉诣关支准为月粮之数，庶几两得。”帝嘉纳之。以兵部郎中罗通、给事中孙祥并为副都御史，分守居庸、紫荆等关。以薛瑄为大理寺丞，分守北门。命侍讲徐理、杨鼎，检讨王询等行监察御史事，分镇河南、山东等处要地，抚安军民。令各处招募民壮，就令本地官司率领操练，遇警调用。起杨洪、石亨于诏狱，命洪仍守宣府，亨总京师兵马。亨有威望，方面巨躯，须垂至膝。先协守万全，坐不救乘舆，械系诏狱。至是，以于谦言赦出之，使总京营兵马赎罪。

十月，也先以送上皇还京为名，与其汗脱脱不花寇紫荆关，京师戒严。

先是，太监喜宁，故鞑靼也。土木之败，降于也先，尽以中国虚实告之，为彼向导，奉上皇入寇。七日，至大同城下，守臣郭登曰：“赖天地祖宗之灵，国有君矣。”也先知有备，不攻去。九日，至广昌，破紫荆关，杀指挥韩清等，都御史孙祥走死。朝野汹汹，人无固志。赦交趾败绩论死成山侯王通为都督，升鸿胪寺卿杨善为副都御史，协守京城。太监兴安问王通计将安出，通以挑筑京师外城濠为对，兴安鄙之。侍讲徐理方有时名，亦锐意功业。太监金英召徐理问计，理曰：“验之星象历数，天命已去，请幸南京。”英叱之，令人扶出。明日，于谦上疏抗言：“京师天下根本，宗庙、社稷、陵寝、百官、万姓、帑藏、仓储咸在，若一动则大势尽去，宋南渡之事可鉴也。理妄言当斩。”太监金英宣言于众曰：“死则君臣同死。有以迁都为言者，上命必诛之。”乃出榜告谕，固守之议始决。谦闻寇迫关，思各处刍粟数十万计，恐为敌资，急遣使焚之，然后奏闻。或请姑待报，谦曰：“寇在目前，若少缓，彼将据之，适以赏盗粮

耳！独不见宋牟驼岗事乎？”众皆是之。

己卯，也先长驱至京城西北关外。命石亨等军于城北，兵部尚书于谦督其军；都督孙镗军于城西，刑部侍郎江渊参其军，皆背城而阵。以交趾旧将王通为都督，与御史杨善守城。时众论战守不一，主将石亨欲尽闭九门，坚壁以避贼锋。谦曰：“不可。贼张甚矣，而我又先弱，是愈张也。”乃率先士卒，躬擐甲胄，出营德胜门，以示必死。泣以忠义谕三军，人人感奋，勇气百倍。尚宝司丞夏瑄陈四策：“一谓寇多骑，长于野战，短于攻城，且坚壁勿战，使之气沮，然后出奇设伏，诸道奋击。一谓寇深入，宜令死士夜袭其营，设伏内地，以待追者。一谓寇既举国入犯，边无所御，宜分边兵内外夹攻，彼将自溃。一谓我军依城为营，退有所归，宜以三队为法，前队战退，令中队悉斩以徇，不斩者同罪，使士知畏法。”诏趋行之。喜宁噤也先遣使来议和，索大臣出迎驾。众莫敢出，乃以通政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，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寺卿，出朝上皇于土城庙。也先、伯颜帖木儿擐甲持弓矢侍上皇。复等见上皇，进书敕。上皇视汉字书，也先视番字敕。也先曰：“尔皆小官，急令王

直、胡濙、于谦、石亨来。”上皇谕复、荣曰：“彼无善意，汝等宜急去。”二人辞归。寇益四出剽掠，焚三陵殿寝祭器，逼宣武门，南逾芦沟桥，散掠下邑，攻城益急。石亨折弓厉声曰：“宰臣不出计，莫能支矣。”大学士陈循等疏请敕宣府、辽东总兵杨洪、曹义各选劲骑与官军夹击。又请旨募斩也先者，赏万金，封国公。复伪作喜宁与太监兴安书云：约诱也先入寇，欲乘其孤军取之。书为也先逻卒所获，也先颇疑喜宁。既而宣府、辽东兵至，军大振。时诸军二十二万列城下，寇见大军盛而严，不敢轻犯。以数骑来尝，谦设伏空屋，遣骑诱之。遂以万骑来薄，伏发败之。石亨出安定门，与其从子彪持巨斧突入中坚，所向披靡，敌却而西。亨追战城西，复却而南。彪率精兵千人诱寇至彰义门，寇见彪兵少，逼之，亨率众乘之，寇败走。神机营都督范广以飞枪火箭杀伤甚众。都督孙镗御寇西直门失利，诸将不相援。镗急叩门求入，给事中程信监军西城，言镗小失利，即开门纳镗。贼益张，人心益危。乃闭城趋镗战，寇逼城，镗兵走死地，亦附城战。信与都督王通、都御史杨善城上鼓噪，枪炮佐镗。毛福寿、高礼往援，礼中流矢。石亨兵亦至，乃引退。于是也先知我有备，气稍沮。于

谦使谍，谍知上皇移驾远，命石亨等夜举火，大炮击其营，死者万人。也先以上皇北遁，脱脱不花闻之，遂不敢入关，亦遁。也先出居庸关，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关。诸将分兵蹶其后，石亨与从子彪复破寇于清风店，孙镗、杨洪、范广逐寇至固安，又捷，夺回人口万馀。时寇骑散掠各郡，不过百馀骑，驱人畜以自卫，望之若万众，然犹杀官军数百人，洪子俊几为所获。上皇出紫荆关，连日雨雪，乘马踏雪而行，上下艰难，遇险则袁彬执控，哈铭亦随之。既入寇营，也先来见，宰马，拔刀割肉，燎以进，云：“勿忧，终当送还。”食讫辞去。

脱脱不花遣使来献马，议和，朝廷却之。胡濙、王直曰：“脱脱不花、也先君臣素不睦，宜受其献以间之。”从其言，使人入见，赐衣服酒饌金帛。

协守大同都督郭登议率所部，并纠集义勇，从雁门入援。先以蜡书驰奏，大略谓：“戎马南驱，三关失险，留连内地，为患非轻。欲悉起各处官军民壮，入护内廷。京兵击于内，臣兵击于外，使贼有腹背受敌之虞，首尾不救之患。”且曰：“忠臣切已，敢

忘报国之心；成败在天，不负为臣之节。”以贼退，优诏褒答之。时我师屡殲，边陲无完地。大同兵士战没之余，城门昼闭，人心土崩。有爱登者，泣谓之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奈何？”登曰：“天若祚国，必无他忧。若敌势莫遏，吾与此城誓相存亡，当不使诸君独死也。”大同孤危，登气益壮。吊死问伤，亲为痛恤。昼夜筹虑，修城缮兵，以图后举。寻京师围解，登上疏言：“寇骑虽回，离边不远。传报有云，黄河已冻，且向延绥。青草复生，再侵京阙。事虽未信，备必先修。乞推诚待下，侧席求贤；明理克欲，以成圣学；亲贤远佞，以收人望。”既又传也先将复犯京师，登以京兵新选，不可轻战，又疏曰：“今日之计，可以养锐，不可浪战；可以用智，不可鬪勇。兵法知彼知己，可守则守。其涑水、易州、真定、保定一带，皆坚壁清野，京兵分据，犄角安营。以逸待劳，以主待客，勿求侥幸，务在万全。此谓不战而屈人兵，善之善者也。”

命都指挥董宽率兵督河间、沈阳等卫，缉捕盗贼。时降人安置畿内者，乘时并起为盗。

十一月，以寇退，京城解严，降诏抚安天下。杨洪等班师还京。论功封杨洪昌平侯，石亨武清侯。加于谦少保，总督军务。谦固辞，不许。有诵谦功者，辄谢曰：“四郊多垒，卿大夫之耻。今但不城下盟，何功也！”学士陈循疏言：“守居庸副都御史罗通晓畅军事，宜召还。守宣府总兵杨洪及子俊皆善战，宜留之京师。”于谦曰：“宣府，京师之藩篱，居庸，京师之门户，边备既虚，万一也先乘虚据宣府为巢窟，京师能安枕乎！”兵科给事中叶盛亦上言：“今日之事，边关为急。往者马营、独石不弃，则六师何以陷土木；紫荆、白羊不破，则寇骑何以薄都城！即此而观，边关不固，则京城虽守，不过仅保九门，其如寝陵何？其如郊社坛壝何？其如四郊生灵荼毒何？宜急令固守为便。”

先是，土木既败，边城多陷，宣府孤危。既而复召宣府总兵入卫京师，人心益惧。或欲遂弃宣府，纷然就道。都御史罗亨信不可，仗剑坐当门拒之，下令曰：“敢有出城者必斩。”众始定。城中老稚欢呼曰：“吾属生矣！”因设策捍御，督将士誓死守。寇知有备，不敢攻。至是，上从于谦、叶盛言，乃以左

都督朱谦佩印镇宣府，纪广、杨俊副之。佥都御史王竑镇居庸。

上皇北至小黄河苏武庙，伯颜帖木儿妻阿剌刺阿哈刺令侍女设帐迎驾，宰羊递杯进膳。寻值圣节，也先上寿，进蟒衣貂裘，筵宴。哈铭、袁彬常宿御寝傍，天寒甚，每夜上皇令彬以两胁温足。一日晨起，谓铭曰：“汝知乎？汝夜手压我胸，我俟汝醒乃下手。”因言光武与子陵共卧事。铭顿首。上皇夜出账房，仰观天象，指示二人曰：“天意有在，我终当归也。”上皇使哈铭致意伯颜妻，令劝伯颜送还朝。妻曰：“我妇人何能为！然官人洗濯，我侍巾帨，亦当进一言。”伯颜尝因猎得一雉，并酒一盅来献。铭时时设喻慰上皇勿忧，或成疾。

时也先声言欲送上皇还，众遂多主和。于谦独排众议曰：“社稷为重，君为轻。”遣人申戒各边将，毋堕贼计。命尚书石璞镇守宣府，都御史沈固镇守大同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，佥都御史王竑城昌平，都御史邹来学提督京都军务，平江伯陈豫守临清，副都

御史罗通守山西。

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，上皇书至，索大臣来迎。命公卿集议，廷臣因奏请遣官使北，贺节进冬衣。上谓必能识太上皇帝者始可行。群臣惧，谢罪。事遂寝。

大同总兵郭登败寇于栲栳山。寇入大同境，登率兵蹶之。行七十里，至水头，日暮休兵。夜二鼓，有报云：“东西沙窝贼营十二，皆自朔州掠回。”登召诸将问计，或言：“贼众我寡，莫若全军而还。”登曰：“我军去城百里，一思退避，人马疲倦，贼以铁骑来追，即欲自全得乎？”按剑起曰：“敢言退者斩。”径薄贼营。天渐明，贼以数百骑迎战，登奋勇先登，诸军继进，呼声震山谷。登射中二人，手刃一人，遂大破其众。追奔四十馀里，至栲栳山，斩首二百馀，夺还人马器械万计。进封定襄伯，食禄千一百石，与世券。是役也，登以八百骑破寇数千，为一时战功第一。登为将智勇，善抚士卒，纪律严明，料敌制胜，动合机宜。在大同与贼相拒一年，大小数十战，未曾挫衄。常恨马少，步卒追贼不及。乃以己意设为夹地龙、飞天网，凿为深塹，覆以土木，人马通行

，如履实地。贼入围中，令人发机，自相击撞，顷刻十馀里皆陷。又用炮石击贼，一发五十馀步，人马死者数十，贼传以为神云。时也先分调各部扰边，朱谦败之于宣府，杜忠败之于偏头关，王翱败之于辽东，马昂败之于甘州。修城堡，简精锐，各边皆有备。石亨佩大将军印巡边，石彪、杨俊亦间出，中国势遂振。

闰正月，叛人小田儿伏诛。小田儿为也先乡导，杂使中来覘虚实，于谦授计侍郎王祎，就大同道诛之。

二月，叛臣喜宁伏诛。宁怀二心，教也先扰边。已不欲送上皇还，上皇深恶之。宁又忌袁彬，诱彬出营，将杀之，上皇急救之，乃免。彬与上皇谋，遣宁传命入京，令军士高磐与俱。密书系磐髀间，令至宣府，与总兵等官计擒之。既至宣府，参将杨俊出，与宁饮城下，磐抱宁大呼，俊纵兵，遂缚宁送京，诛之。也先闻宁诛，与赛刊王等分道入犯。

三月，也先、赛刊王寇大同、阳和，大同王寇

偏头关，答儿不花王寇乱柴沟，铁哥不花王寇大同八里店，铁哥平章寇天城，脱脱不花王寇野狐岭并万全

夏四月甲戌，户部尚书金濂等议寇骑犯边，大军失利，遗有马营、独石、龙门、雕鹗等处刍粮，宜令督储侍郎刘琏、提督军务副都御史罗通及宣府总兵朱谦、游击杨能会计徙运宣府。从之。

都督杨俊请大举出塞，大同、宣府列营坚守为正兵，独石、偏头乘间设伏为奇兵，悉发京营与诸镇兵，出塞逐北，而犁其王庭，可以得志。于谦曰：“报仇雪耻，臣等职也。顾兴兵举事，系社稷安危。即如俊所言，万一我军出塞，贼以偏师缀我，而别遣部落间道乘虚入寇，是自撤藩篱，非万全计，臣愚未见其可。”上从谦议。

大同参将许贵请遣使腆币，以款寇兵，而徐为讨伐计。于谦曰：“前者固非不遣使。都指挥李铎、指挥岳谦遣，而寇骑已至关口。通政王复、少卿赵荣遣，而不获征太上一信。其狡焉侮我而齧我，何似而可言和？况也先不共戴天仇也，理固不可和。万一和

而彼遂肆无厌之求，从之则坐弊，不从则生变，势亦不可和。贵介胄之臣，而委靡退怯，法当诛。”是时上任谦方专，疏既入，于是边将人人言战守。也先不得挟重相恫喝，抱空名不义之质，始谋归太上矣。

谍报也先逼总兵朱谦于关子口。明日，复报追石亨于雁门关。烽火连属，众皆恐，请大发兵援之。于谦策也先大队尚远塞，必张疑兵以胁我。乃上方略，授石亨，使皆坚壁，而令各营秣马厉士，若将大举者。仍遣延绥总兵帅骑渡河，于保德州设伏截杀。从之。已而贼果不至。

于谦以畿辅诸州郡兵力单甚，乃皆宿兵。奏遣都指挥陈旺、石端、王信、王竑等分屯涿鹿、真定、保定、易州诸处，而以右都督杨俊帅焉。久之，皆屹然重镇。

五月乙巳，巡抚山西都御史朱鉴奏：“也先分道入寇，请令关隘守将画地救援。寇犯河曲、保德、岢岚，宜令偏头关策应；犯宁化、静乐、忻州、定襄、太原、清源、交城、文水，宜令山西策应；犯五台

、繁峙、崞县，宜令雁门关策应。其石州、宁乡，宜令汾州守备分兵协守。”从之。武清侯石亨奏：“寇骑六万围代州，官军出战有斩获。又分营雁门关一路，恐侵京师。”下廷臣议：“黄花镇、鞍口，外卫西北边境，内护陵寝京师，宜益兵守备。”从之。仍令兵部稽在京军马数以闻。寇骑犯宣府，总兵都督朱谦等率兵力战，却之，官军阵亡者百四十人。都督江福等兵应援不利，杀伤百余人。

兵部言：“通事马云、马青先奉使迤北，许也先细乐伎女，又许与中国结婚，皆出自指挥吴良，致开边衅，请寘诸法。”诏下锦衣卫鞫之。

立京团营操法。初，太宗以北伐故，宿重兵燕中。会承平久，不能无老弱，公侯中贵人往往役占。土木之难，精锐略尽，虽有五军、神机、三千诸营，然不相统一，每遇调遣，号令纷更，兵将不相识。于谦上言：“兵冗不练，遇敌辄败。额四十余万，非尽可用者，徒费大家米。”于是即诸营选马步骁悍者十五万，分为十营。每营各以都督领之。五千人为一小营，营以都指挥领之。团操以备警急，是为团营，而

以谦总督。列侯石亨、杨洪、柳溥为总兵，太监曹吉祥、刘永诚等监之。馀步骑仍归三大营，曰老营。自是兵将相识，每出征即令原管都督领之，故号令归一。洪、亨皆老将宿猾，而亨尤贪纵。谦威令严密，目视指屈口奏，悉合机宜。亨等虽为大帅，进止赏罚一由谦，相顾□首而已。

戮左都督杨俊。俊，杨洪子也，恃勇桀骜不可驯。先备独石、马营等。土木之变，弃城逃归，马营、龙门等入城皆不守。既而命为参将，帅兵巡哨怀来等处，复辄调永宁守备官军于怀来，将永宁城西门砌塞。于谦劾其“方命专权，擅作威福”。诏宥不问。俊又以私怒都指挥陶忠，杖挞死。父洪惧祸，奏取俊还京，随营操练。既至，谦并劾其独石弃城，丧师辱国，及怀来私仇，捶死边将之罪，谓：“非诛俊，无以惩戒将来。”兵科给事中叶盛等亦劾之。于是逮系法司，议罪，斩于市。

阿剌遣使贡马请和，边臣留之怀来，以闻。是时，鞑靼政事，也先专之，兵最多。脱脱不花虽为汗，兵少。知院阿剌兵又少。君臣鼎立，外亲内忌。其

合兵南侵，利多归也先，而弊则均受。及也先欲和，耻屈意，阴使阿剌等来言。于是礼部会议，请遣太常少卿许彬、锦衣都指挥同知马政译来使情伪。彬等言：“也先果欲议和罢兵，且奉还上皇。”奏至，帝问尚书学士陈循曰：“也先可和耶？”循曰：“遣而备之。”上曰：“然。”乃降玺书厚赐阿剌，数“也先挟诈，义不可从。即阿剌必欲和好，待瓦剌诸部落北归，议和未晚。不然，朕不惜战也。”

六月，吏部尚书王直等言：“也先遣使请上皇还京，盖上下神祇阴诱其衷，使之悔悟。伏望皇上许其自新，遣使臣前去审察诚伪。如果至诚，特赐俯纳，奉迎上皇以归，不复事天临民。陛下但当尽崇奉之礼，庶天伦厚而天眷益隆。”上曰：“卿言甚当。然此大位非我所欲，盖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群臣之所为也。自大兄蒙尘，朕累遣内外官员赍金帛迎请，也先挟诈不肯听。若又使人往，恐假以送驾为名，羁留我使，率众来犯京畿，愈加苍生之患。卿等更加详之，勿遗后患。”

上皇驾至大同。先是，也先入寇，声言选战马

奉上皇南归。是日至大同，定襄伯郭登设计于城月门里，具朝服以候。潜令人伏城上，俟上皇入，即下城闸板。既及门，寇觉之，遂拥上皇退去。

武清侯石亨言：“雁门关一带山口，虽已筑塞，贼犹漫山径过，须断其半山可行之处。京城四面，宜筑墩台以便瞭望。”署都督佥事刘鉴言：“京师与怀来止隔一山，请自怀来筑烟墩，直至京师土城。遇事，举火以报。”从之。

秋七月，也先屡以和议不成，复俾其知枢密院阿剌为书，遣参政完者脱欢等五人至京师请和。礼部议。尚书胡濙等奏奉迎上皇，帝不允。次日，帝御文华殿，召文武群臣谕曰：“朝廷因通和坏事，欲与寇绝，而卿等屡以为言，何也？”吏部尚书王直对曰：“上皇蒙尘，理宜迎复。乞必遣使，勿使有他日悔。”帝不怿曰：“我非贪此位，而卿等强树焉，今复作纷纭何！”众不知所对。于谦从容曰：“（大）[天]〈据李贽《续藏书》卷十五《于谦传》改。〉位已定，孰敢他议！答使者，冀以舒边患，得为备耳！”帝意始释，曰：“从汝，从汝。”言已，即退。群臣

出文华门，太监兴安传呼曰：“孰堪使者？有文天祥、富弼乎？”众未答，王直面赤，厉声曰：“是何言！臣等惟皇上使，谁敢勿行者！”安语塞，入复。时李实任礼科都给事中，帝命兴安传旨欲遣之，对曰：“实不才。然朝廷多事，安敢辞。”兴安入复命，遂以李实为礼部右侍郎，充正使，罗绮为大理寺少卿，充副使，马显授指挥使，为通事。上御左顺门召实等面谕曰：“尔等见脱脱不花、也先，立言有体。”上遗书脱脱不花可汗曰：“我国家与可汗，自祖宗来，和好往来，意甚厚。往年奸臣减使臣赏，遂失大义，遮留朕兄。今各边奏报，可汗尚留塞上，杀掠人民。朕欲命将出师，念彼此人民，上天赤子，可汗杀朕之，朕亦杀可汗人，与自杀何异？朕不敢恃中国之大，人民之众，轻于战鬪，恐逆天也。近得阿剌使奏言已将各路军马约束回营，是有畏天之意，深合朕心。特遣使赍书币达可汗，其益体朕意，副天心。”复降玺书谕也先及阿剌，遗可汗、也先、阿剌白金文绮。时阁臣及抚部诸臣承上意，止言息兵讲和，不及迎复上皇意。实等遂偕完者脱欢行。以十七日至也先营，地名失八秃儿。既见也先，读玺书毕，乃引见上皇。上皇居伯颜帖木儿营，所居毡毳帐服，食饮皆膾酪，牛

车一乘，为移营之具。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铭侍。实等见上皇泣，上皇亦泣。上皇曰：“朕非为游畋而出，所以陷此者，王振也。”因问太后、皇上、皇后俱无恙，又问二三大臣。上皇曰：“曾将有衣服否？”实等对曰：“往使至，皆不得见天颜，故此行但拟通问，未将有也。”实等乃私以所有糗饵常服献。上皇曰：“此亦细故，但与我图大事。也先欲归我，卿归报朝廷，善图之。傥得归，愿为黔首，守祖宗陵墓足矣。”言已，俱泣下。实等因问：“上居此，亦思旧所享锦衣玉食否？”又问：“何以宠王振至此，致亡国？”上皇曰：“朕不能烛奸。然振未败时，群臣无肯言者。今日皆归罪于我。”日暮，实等归宿也先营，酌酒相待。也先、伯颜貂裘胡帽，其妻珠绯覆面垂肩。碗酪盂肉，更互弹琵琶，吹□儿，按拍歌劝酒。也先曰：“南朝我之世仇。今天使皇帝入我国，我不敢慢。南朝若获我，肯留至今日乎？”又言：“皇上在此，吾辈无所用之。每遣使南朝令来迎，竟不至，何也？”实等反复譬晓，欲奉迎上皇意。也先曰：“南朝遣汝通问，非奉迎也。若归，亟遣大臣来。”实等遂辞归。上皇出三书授实，其一上皇太后，其一达于上，其一谕群臣。伯颜帖木儿约实速来成和好，且

指也先幼子曰：“此与朝廷议姻者。”实不敢对。实未至京，会脱脱不花亦遣使皮儿马黑麻请和，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。人皆危善，善曰：“上皇在沙漠，此为臣者效命之秋也。”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，乃遣善、荣及指挥王息、千户汤胤□，同皮儿马黑麻往。道遇实，实告以故。善曰：“得之矣，即敕书所无，可权以集事也。”实既还朝，具述也先情，及上皇起居状。诸文武大臣合疏言：“李实出塞，道中行，北骑闻欲议和，皆举首加额，及见也先，殊喜，言迎使夕来，大驾朝发。”实又具道也先悔过，宜迎复。上曰：“也先诈。杨善已去。第以迎复意书敕付也先。”使还，大臣言：“也先非诈也，臣等询李实详矣。彼使来和，当遣使答。今请迎复，乃不与偕，是轻迎驾重讲和也。不迎驾归，何以和为？”帝令再议。李实言：“也先约臣迎驾，毋出八月五日。臣言须得旨，不敢擅为期。也先言期必不可失，遂令渠长偕罗绮往大同，调还扰边人马。臣还过怀来、宣府，见军民始敢出郊当牧，诚非空言。伏望陛下俯从群请，脱有虞诈，亦可塞之。若过所期，更欲使臣，亦不敢往。”帝竟付迎复于敕书而已，不遣使，曰：“待杨善归。”监察御史毕璠复言：“群臣之情切矣。陛下必待

善归。夫中国所恃者信义也，不迎不义，失词非信。就令彼诈，我备在也。”翰林邢让亦以为言。帝曰：“上皇朕兄，岂有不迎？彼情叵测，正欲探之。情诚而迎，又何暮焉。”杨善既出境，也先使所善田民者，为馆伴来迎，且有所探，饮帐中，谓善曰：“我亦中国人，被留于此。前者土木之役，六师抑何弱也？”善曰：“当是时，六师之劲悉南征，而中贵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，止扈从，一不为备，故溃。虽然，彼幸而胜，未见为福。今者南征之士悉归，可二十万。又募中外材官技击，得三十万。悉教以神枪、火炮、药弩，射命中，百步之外洞人马，复穿七札。又用言者计，沿边要害，皆隐金椎三尺，所值蹄立穿。刺客林立，夜度营幕若猿猱。而皆已矣，置之无用矣。”问：“何以言无用？”曰：“和议成，方且欢饮若兄弟，而又何用也！”其人悉以语也先。二十九日，至也先营，值其出猎。八月初二日丁卯，与也先相见，也先问减马价故。善曰：“往时外使，不过三十人。今多至三千余人，即稚子亡弗费者，金帛器服络绎载道，而岂得言薄？”也先曰：“然则奈何留我使？予我帛，时剪裂幅不足者？”善曰：“帛有剪裂不足者，通事为之也，事露而诛矣。即所进马有劣弱，而貂

皮敝，岂太师意耶？至使臣所从人，为奸盗他所，或遇害，中国留之何用！”也先又问市釜事，善言：“此小民市易，朝廷岂知？”善因历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。且言天道好生，今纵兵杀掠，上干天怒，反复辩论，数千百言。也先喜。也先问：“上皇还，更临御否？”善言：“天位已定，不得再易。”也先问：“古尧、舜事如何？”善言：“尧让位于舜，今日兄让位于弟。”也先悦服。平章昂克问善：“欲迎复，来何操？”善言：“若操贿来迎，后人以尔贪贿归上皇。今无所操而归，书之史册，后世皆称述。”也先然其言，曰：“史中好为书也。”伯颜帖木儿请留使臣，遣使欲南朝更请上皇临御。也先曰：“曩令遣大臣来迎，大臣至矣，不可无信。”引善见上皇。明日，也先设宴饯上皇于其营，善侍。也先与妻妾以次起为寿。酒中，令善坐。上皇亦曰：“从太师言，坐。”善曰：“虽草野，不敢失君臣礼。”也先顾羡曰：“中国有礼。”罢酒，送上皇出。明日，宴使臣。又明日，伯颜帖木儿设宴饯上皇。又明日，亦宴使臣。又明日，癸酉，上皇驾行，也先与渠帅送车驾可半日许，下马，解弓箭战裙以进，诸渠帅罗拜哭而去。伯颜帖木儿独送上皇至野狐岭，进酒账房。既毕，屏人

语哈铭曰：“我也先顺天意，敬事皇帝一年矣。皇帝此来，为天下也，归时还当作皇帝，即我主人，有缓急我可得告诉。”众皆道傍送驾，进牛羊。善口呼：“皇帝行矣！”伯颜帖木儿再送驾出野狐岭口，上皇揽辔，慰藉而与之别，伯颜帖木儿大哭归，仍命渠帅率五百骑送至京师。既别去，行数里，复有追骑至，上皇失色。既至，乃其平章昂克出猎得一獐，驰使来献。受之，乃去。驾入关。丁丑，上皇至宣府南城。上遣太常少卿许彬奉迎。工部尚书高谷、给事中刘福等言：“奉迎上皇，礼不宜薄。”礼部连日会议未定。壬午，上皇至宣府。癸未，千户龚遂荣投书于高谷所。谷袖入，传示文武大臣。王直、胡濙谓：“礼失而求诸野。”欲以上闻，中止。给事中叶盛、程信、于太上疏言：“诸大臣持一帖，群立午门傍聚观，议论藉藉，乞宣问之。”书言上皇之出，以宗社故，非游猎也。都人闻上皇且还，无不喜跃，迎复礼宜厚，上亦当避位恳辞，然后复位，否则贻讥后世。上诘诸大臣，已而知书出谷所。上曰：“朕未尝塞言路，谷大臣，胡不告朕，为匿名书耶？”遂荣恐累谷，乃发愤自白。陈循、王文见之恚甚，请治其罪，下锦衣卫狱。然上不深罪也，寻释之。己卯，上皇至怀来。将

抵居庸，礼部始得旨，群臣同礼部议迎复议注，兵部总戎议防变方略，百官集会议所，都御史王文忽厉声曰：“孰以为来耶？黠寇不索金帛，必索土地耳！”众素畏文，相顾莫敢言。给事中叶盛等造礼部问，时胡濙已具仪注送内阁矣。略谓：“天宝之乱，玄宗幸蜀，肃宗即位灵武，尊玄宗为太上皇帝。肃宗收复两京，迎还上皇。至咸阳，备法驾望颜楼。上皇在宫南楼，肃宗著紫袍，望楼上，拜舞楼下。上皇降楼，抚肃宗而泣，辞黄袍，自为肃宗著之。肃宗伏地，顿首固辞。上皇曰：‘天下人心皆归于汝，使朕得保馀龄，汝之孝也。’肃宗乃受。今备法驾安定门外，诚为太简。”帝曰：“虑堕狡寇计，故简其礼。大兄入城，朕知尊亲。”遂备法驾候安定门外。庚辰，上皇至唐家岭，遣使回京，诏谕避位，免群臣迎。丙戌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门。上皇自东安门入，上迎拜，上皇答拜，各述授受意，逊让良久。乃送上皇至南宫，群臣就见而退，大赦天下。

命保定伯梁瑶征苗寇，以河间等降丁从征。先是，永乐间，塞北部落来降者，多安置河间、东昌等处，生养蕃息，强悍不可制。方也先入寇，乘机骚动

。至是，大发兵征两广、湖、贵苗寇，兵部尚书于谦奏遣之。其有名号者厚赏犒，随军有功则官之。已而更遣其妻子往，自是肘腋无他患。

二年秋九月，也先遣使求通好，固邀我使往报。上从言官议，诏绝之。

三年夏四月，命都督同知孙安镇守独石、马营，以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为山西右参政，协赞军务。

先是，杨洪镇独石、马营等八城。已巳失守，残毁未复，议者欲弃之。于谦曰：“弃之则不但宣府、怀来难守，京师不免动摇。”乃荐安，授以方略，仍命盛赞其军务。盛至，列利害八条以进，次第行之。率兵度龙门关，且战且守，八城完复如旧。盛又请帑金五千两，买牛犊，简戍卒不任战者，俾事耕稼，岁课馀粮于官，凡军中买马、修器、劳功、恤孤诸费皆取之。盛在独石五年，军民赖之，边境得安。时土木北狩，浙、闽、三楚、贵、竹盗贼蜂起，前后命将兵，皆出谦独运，号令明审，动合机宜。虽宿旧勋臣，少不中程律，即请旨切责不贷。片纸行万里，电

耀霆击，靡不惴惴效力，毋敢饰虚辞以抵者。以故天下咸服谦，而归上能用人。

谷应泰曰：英宗北狩，战士兵甲死亡略尽，边关守隘望风奔溃，摇足之间，黄河以北非国家有矣。幸而迁都议格，锤簏不惊。然而君父叩关，臣子拒敌，彼出有名，我负不义。狐疑既生，上下瓦解，讲使亟行，责问无已。长安必不可守，英宗必不能归，徒使有贞之辈操星象而笑其后也。嗟乎！南迁不行，然后国存；和议不行，然后君存。两议俱息，君国皆存，而少保之祸不得旋踵矣。当夫北兵四合，守御单寒，虎穴故君，已置度外，围城新主，亦危孤注，身先矢石，义激三军，家置环寺之薪，人守州兵之哭。傲如石亨，怯如孙镗，懦如王通，无不斩将搴旗，缘城血战，追奔逐北，所向披靡。此一役也，军声复振，君臣固守，陵阙盘石矣。然而遣使入朝，动请迎驾，悬师剽掠，辄托回銮。彼直我曲，彼壮我老。也先者，方且挟此奇货，羁制中原。以战不败，以和可成，输币不还，进而割地，割地不归，诱之称臣，中原生灵，自此无安枕矣。而乃兄终弟及，父子之情既割；社稷为重，君臣之义亦轻。至则龙衣糗食，敬输橐□

之忱；归亦别院闲宫，不过汉家之老。然则挟天子者，挟一匹夫耳！邀利之心懈，而好义之心萌，郭登之言决，而杨善之说行，英皇自此生入玉门矣。

昔太公置鼎，汉祖分羹；徽、钦被执，宋高哀请。一则新丰鸡犬，还老阙庭；一则泪洒冰天，终于舆榇。盖相如碎壁而壁存，贾胡藏珠而珠去，拥空名者视同虚器，居必争者势难瓦全也。夫昭王沈汉，穆满难归；楚怀入秦，顷襄不反。彼此得失，危不间发。故汉高分羹之语，乃孝子之变声；郭登有君之谢，实忠臣之苦节。英宗不感生还，反疑予敌。谦死东曹，登贬南都，忠臣义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。景帝外倚少保，内信兴安，狡寇危城，不动声色。当时朝右，岂乏汪、黄；建炎践祚，亦有宗、李。相提而论景诚英主。而乃恋恋神器，则又未闻乎大道者也。